

我航母编队在南海开展训练试验

中国南海上空首现“飞鲨”身影

中国军网
www.81.cn

歼-15制空战实现中国四大海空装备新老

海水颜色越来越深,最后一抹晚霞被夜幕吞没。辽宁舰开启舰面灯光,甲板轮廓灯勾勒出夜色下中国首艘航空母舰的身軀,泛光灯点亮了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4.5英亩”的飞行甲板。

系留在甲板上的歼-15舰载战斗机,结束了一天的轰鸣、滑跃、起飞、演练、着陆,犹如一只只长途飞行的鸟,栖息在静谧的小岛上。

这一天,是2016年12月26日。

此时此刻,辽宁舰正破浪行驶在西太平洋上。千里之外的神州大地,中国军队改革的“巨轮”也正在按照既定的节奏前进。

“能够有机会驾驶先进的歼-15遨游蓝天、编队飞行、对抗空战、结伴而归、降落航母。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吗?没有,绝对没有!”

辽宁舰二层甲板的飞行员舱室,徐英坐在电脑前,十指飞速敲击键盘,仿佛仍在保持着紧张的飞行状态。那张被台灯映亮的脸庞上看不见疲惫,此刻正被一种兴奋的情绪持续燃烧。

“遇见大时代,我们是最幸运的一群人。”作为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某战斗机团团长,徐英在远航日记中写的这段话,记录的是他和战友们的共同感受。

破壳,时代的“礼物”

在改革的号角中,一支支部队破壳而出。唯有全力以赴,我们这一代军人才能配得上这些时代的“礼物”

2016年11月30日,海军舰载航空兵部队迎来了选拔自海军、空军三代机部队的12名新飞行员。

入列仪式上,站在老飞行员队列里,徐英郑重将手中的蓝色飞行头盔交给新飞行员。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不小心也成了老飞行员”。

在这之前,徐英从来没觉得自己“老”过。这位1977年出生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始终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刚刚从军校毕业的毛头小伙。

1997年,徐英从高中考进军械工程学院。大四那年,空军面向军事院校应届毕业生招飞,他顺利通过体检和一系列考试,成了一名飞行学员。在飞行学院待了2年之后,他被分配到空军某王牌部队,当上了战斗机飞行员。在那里,他改飞三代机,用汗水和成绩不断证明自己的努力和优秀。

他在内心深处不止一次为实现飞行梦想感到幸运,却不知道人生前方,一个更加诱人的梦想正等着他。2011年,他再次跟随梦想的脚步,加入海军成为一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

穿上海军军装那天,他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四年陆军绿,十年空军蓝。今日到海军,再干几十年!”

这样的履历着实让人惊讶,连徐英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我们想跻身一个历史大事件,不是策划出来的,而是遇见。”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他遇见了大时代。他的每一次转型、跨界、重塑,均是时代塑造的结果。没有一支军队的不断转型与重塑,就没有徐英的今天。

和徐英一样,他所在的舰载航空兵部队也遇见了大时代——中国军队改革时代。

作为航母战斗力的核心部分,海军新型作战力量的代表,这支部队于2013年5月10日正式组建,横空出世。

这个“生日”不同寻常——6个月前,党的十八大提出“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的潮流,积极稳妥进行国防和军队改革”;6个月后,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被纳入国家改革战略全局。

“我们在改革的号角中破壳而出。”在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政委赵云峰的口中,这支新型作战力量的诞生好比时代的“礼物”,回应着昨天的呼唤,响应着明天的召唤。

这番话,让戴明盟共鸣。“倒回10年前,我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处在今天这个位置上。”这位中国“飞鲨”第一人、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大队长认为,时代好比鲲鹏翅膀下的水和风,改革时代的风生水起将带给中国军队更多意想不到的“礼物”。

2016年12月25日,中国海军航母编队承载着国人百年航母梦,从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徐英和战友驾“飞鲨”展翅海空——

起飞,肩负改革之重



歼-15舰载机从辽宁舰起飞,这一画面以一种巧合喻示着我们身处的大时代坐标:告别2016,我们能否如机翼上的两个“100”那样,以百分之百的信心交出百分答卷?

探路,跋涉“无人区”

摆在第一代舰载航空兵面前的是一条艰难、寂寞而又布满风险、荆棘的路,他们注定将在“无人区”跋涉

看到徐英黑着脸一言不发地推门而进,赵云峰知道,他们又吵架了。

“他们”指的是“英辉亮”组合——分别是徐英、卢朝辉、王亮。他们3个人奉命探索舰载战斗机崭新的战术训练方法,技战术一直走在团队的最前沿。

就像练到一定境界的武功高手,对一招一式各有独到见解。吵架也伴随着“英辉亮”组合的探索之旅。越往前推进,吵架的次数就越多,程度就越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有时候吵得不可开交,他们干脆一拍而散,各找领导倾诉。

吵架,成为这3个走在最前端的先行者最有效的沟通。他们每一次吵架只有一个结果,便是达成进一步的共识。每一次共识的形成,便是一个探索成果的固化。

“什么叫孤独?连同路的战友都不理解你,这是一种怎样的孤独?”赵云峰说,在与徐英他们的朝夕相处中,他越来越深刻理解搭档戴明盟的一句话:“舰载机飞行员实际上是一个很孤独的群体,圈子很小,虽然与其他战斗机飞行员是同行,但他们并不太了解舰载飞行的特殊性……”

2014年年底,徐英驾驶“飞鲨”取得航母飞行资质认证时,感受到的就是这样一份荣耀:他终于迈进了世界上仅有2000名现役飞行员组成的“顶级俱乐部”。

渐渐地,徐英触摸到了荣耀背后的另一种质地——他发现这项全新事业的未知部分。“就像水面下的冰山一样庞大惊人。”以他们为代表的新一代舰载航空兵注定将在“无人区”跋涉。“这是一条艰难、寂寞而又布满风险、荆棘的路,”徐英说,“需要坚守,更需要开拓。”

或许,这正是这个事业的迷人之处。全新的着舰飞行技术,全新的战术,全新的海域、全新的战场……在徐英和战友面前,有太多的“空”要填,太多的坎要过。在这里,“首次”从来都不是新闻。他们所干的事,几乎都是“首次”。

“我们是一群探路者。”徐英格外看重另外一个身份:《尾钩》杂志主编。这份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学习交流的内刊,由他发起创办,完整记录了他和战友们探索的心得、经验和感受。

“探路,是为了铺路,要让后面的人踩着我们的脚印,走得更更快。”从加入“飞鲨”战队那天起,徐英就坚持每天记日记。他希望有一天,自己每天随手写下的文字,“能对后来人有点用”。

夜深人静的时候,徐英喜欢一帧一帧地剪辑训练时拍摄的视频,并配上音乐。那天,他制作的《刀尖上的舞蹈》视频,迎来了新的观众。刚入列的年轻飞行员目不转睛地盯着“飞鲨”气势如虹的飞行,脸上时而憧憬,时而震撼。

过载,必须承受之“重”

把改革的生长点干出来,把改革的破壳效应干出来,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肩负起改革之重,过载前行

辽宁舰甲板上的风,很冷,一下子能吹到人的骨头里。

打开座舱,徐英走下战机,浑身已被汗水浸透。他摘下飞行头盔,汗水一滴一滴落下,落在航母飞行甲板上。

这种冷、这种热,让记者深切体会到作为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过载状态”。徐英说,当上团长之后,他对“千钧重担”这一词有了切肤之感。

徐英开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角度审视部队队长戴明盟:“他知道,我们都在看着他。正如我知道,全团的人都在看着我。”

那一刻,徐英顿悟:“看我的,跟我上”原本是专属于领导的天然“特权”。从此,每次飞行任务准备时,当他听到戴明盟第一个站起来答“到”,并领受任务时,有了更为深刻的感受。

“他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每天和我们一起飞行训练,但他显然一个人承受了更多。”徐英说,习主席的嘱托和关怀,军委首长、海军首长的殷切目光,他们立下的“军令状”,定下的“时间表”,如同声声战鼓,敲打着胸膛。

在航母战斗力生成的链条中,舰载航空兵是最为关键的一环。他们把能加的负荷全加上去,把能减的需求全减下来。翻开2016年的日记,徐英用手指点着一页、又一页,耿耿于怀:“这一年太忙了,很多重要的日子,就写那么两行,有的只写了想法和提纲。”

个人时间被压缩,日记可以一笔带过。家庭责任被压缩,负荷就只能转移到家人身上。在一首写给爱人的诗里,徐英写道:“想你就偷偷地哭,让泪水洗去岁月的孤独,家庭的重担你一人承担。想你就偷偷地哭,那是坚强奋斗的倾诉,孩子面前你挺起脊梁……”

戴明盟对此心怀内疚。他一边敦促着飞

行员们抓紧时间休假陪家人,一边思量着如何变出更有效的单位时间。在他看来,一步能跨多远,取决于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和科学态度。

“步子大了肯定会连着筋,但如果能忍住痛,步子还可以迈得更大点。”对于一向不苟言笑的戴明盟来说,这句话绝非玩笑。他们肩负的重担,由不得他们放慢脚步、缩小步幅。

在最近的一份党委报告里,他们连续用了8个“任务很重”形容面临的严峻形势。报告的最后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必须向前,必须发展!”

“把改革的生长点干出来,把改革的破壳效应干出来,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过载前行。”政委赵云峰的这番话,让徐英印象深刻。“没有过载,梦想岂能载得动?”徐英欣赏罗永浩,觉得这个胖子的演讲很对自己的胃口:“我就是要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把一件事做到最好。”

徐英的偶像是NBA一代篮球巨星科比。2016年科比以一场胜利完美收官自己的职业生涯。未来的路,他决心用偶像的这句话时时照亮内心——

“当我退役的时候,我希望回首我走过的路,每一天,我都付出了我的全部。”

清醒,赶考的“小学生”

这片海域从不缺少清醒的坐标。相比百年航母舰载机历史,从三代机直接起步的我们只能算是“小学生”。

清晨,海天相连处,旭日喷薄而出。站在辽宁舰甲板上,徐英凝望着晨光沐浴下的歼-15战机。他喜欢第一缕曙光来临前的等待。“那种呼之欲出的感觉最为动人心魄,就像在积蓄能量。”

徐英积蓄能量的方式是学习。他对学习保持着一种超乎寻常的紧迫感。在翻译外军试飞员撰写的试飞感受文章时,他连续对自己发了3个感叹:“懒惰!无知!无能!”

研读二战史,徐英的目光定格在这两行字上:美国一个名叫吉米·杜立特的飞行员,带队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轰炸东京。让他震惊的是,这名飞行员居然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科学博士。

看到这里,徐英内心翻腾:我们何时才会有博士学历飞行员?

加速形成舰载航空兵战斗力,走向远海、走向世界,或许正如同日出一样,需要在提升飞行员的能力素质和知识层次上积蓄

这一天,距离辽宁舰正式入列4年零3个月。

编队指挥员陈岳琪说:“航母编队出第一岛链,挺进大洋,是全面提升编队综合能力的重要一步。此次执行训练和试验任务,跨多个海区开展舰载战斗机战术训练,按编队编成组织全要素全流程整体训练,构建航母编队远海作战指挥体系和保障体系,锻炼了舰机融合水平和编队协同指挥能力。”

相关链接:

辽宁舰编队终结美航母“垄断”南海历史

过去很长时间内,在南海出现最频繁的莫过于美国航母——仅仅在2015-2016这两年的时间里,美国海军就先后有“罗斯福”号、“斯滕尼斯”号和“里根”号三艘核动力航母进入南海——辽宁舰以作战编队的形式挺进南海,彻底终结了美军航母对南海的垄断。

军事专家尹卓表示,中国发展航母的一大目标就是维护我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和领土主权。我国在南海如果没有航母,将在空中始终处于劣势。在南海南端,我国有大量的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要维护,但是我们的航空兵基本上无法到达那里,即使是大型的作战飞机从海南岛起飞,抵达太平岛方向也只能滞空10分钟左右就要返航。而航母可提供空中掩护,让我们的水面舰艇与潜艇更安全。

能量。他对自己忧心忡忡,觉得“应该去找个学校补课,否则再往前走不动了”。

军校大四那年,因为招飞,徐英放弃了读研究生。从此,读研这个念头一直在心头萦绕。尽管已经被海军工程大学聘为硕士生客座导师,但成为一名硕士仍然是徐英不熄的梦想。好几次因为任务在身,他耽误了报名时间。

让徐英高兴的是,2016年终于报上了名。只是人头攒动的考研考场里,仍然不见他的身影。那一天,他和战友们正跟着辽宁舰行驶在西太平洋上。大洋之上,他们期待着另一场大考。

这场大考,注定将被记录在海军舰载航空兵发展史册上。但在戴明盟看来,这只是一场非常初级的清醒。“顶多小学生入门级”。

这是一份难得的清醒。相比于世界军事强国100多年的航母舰载航空兵发展历史,直接从三代机起步的中国海军舰载航空兵只能算是个“小学生”。

从渤海湾到太平洋,辽宁舰行驶的这片海域,从来不可缺少清醒的坐标系。历史波瀾里,代表大清帝国改革成果的北洋水师覆灭的惊心之痛犹在;太平洋彼岸,美军“布什号”航母训练考核,舰载机每天起降多达数百架次……

因为这份清醒,看到网上“凶猛强悍的空中飞鲨歼-15密集着舰,辽宁舰实战能力恐怖提升”的标题,徐英大皱眉头。

在大量跟帖中,他认同一位网友的判断:“别老用那些肉麻的字眼,我们进步了,可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牺牲,最锋利的“刀刀”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那些为之付出全部的英烈,将被永远刻进一支军队的图腾,成为锋利的精神“刀刀”

2016年11月30日晚,陪张超家人吃的那顿饭,让徐英永生难忘。

张超的父亲、母亲、妻子、女儿都在,唯独少了主角张超。7个多月前,张超悲壮地离去——他为中国海军舰载航空兵事业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饭桌上,大家都小心翼翼,尽量避开张超名字。但张超无处不在,就好像从未离开。饭后,经过一张橱窗的时候,女儿含含突然指着张超的一张照片,拉着妈妈的手兴奋地喊:看,那是爸爸!

那一刻,所有人小心心系的平静湖面一下子刮起了巨浪。那一刻,徐英和战友们心中的痛,再次被掀开一角。

这份痛时刻提醒他们:航母舰载飞行事业开拓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时刻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但没有什么是能阻挡他们前行的脚步。张超牺牲4个月后,和他同一批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张超牺牲8个月后,徐英和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跟着辽宁舰出第一岛链……

张超家人到来的那天,海军首长主持举行了中央军委追授张超同志“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荣誉称号命名大会。

在隆重的仪式和嘹亮的军歌中,张超被永远刻进一支部队的图腾。

“真是坚韧的一年。”这一年,放眼全军,徐英听到一个又一个让人悲痛的消息。那些不曾熟悉的面孔,和他所熟悉的张超一样,因为同一个梦想献出了生命,此刻又有同一个归宿——化作一支军队最为锋利的精神“刀刀”。

送走张超家人的当晚,徐英打开电脑,找出那篇网上流传甚广的帖子:《海军飞行员亲述:我们为什么会掉飞机》。张超牺牲后,一位海军首长第一时间嘱咐他们学习这篇文章。

“经历了那么多生死,如果你问我还会飞吗?我只想说,战斗机飞行员最害怕的不是训练场上的坠落,而是害怕在战场上坠落于敌人的机翼下……”徐英再一次读到那句结尾:“永不退却,永远飞翔。”

徐英觉得,这一定是张超想告诉他的。

(解放军报·中国军网综合)